

隣の女

隔壁的 女人

上野、尾久、赤羽、浦和、大宮、宮原

上尾、桶川、北本、鴻巣、吹上

行田、熊谷、籠原、深谷

岡部、本庄、神保原、新町……

〔日〕 向田邦子 著

安素 译

出版公司

◎ 第一輯

鬧癩的女人

張曉風 著

◎ 第一輯

◎ 第一輯

◎ 第一輯

隣の女

隔壁的
女人

〔日〕向田邦子——著

安素——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壁的女人 / (日) 向田邦子著; 安素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3

ISBN 978-7-5057-4252-9

I . ①隔… II . ①向… ②安…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429 号

TONARI NO ONNA by MUKODA Kuniko

©1981 MUKODA Kazu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in 1981.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UKODA Kazu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书名	隔壁的女人
作者	(日) 向田邦子
译者	安素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057-4252-9
定价	38.6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 Contents

隔壁的女人 / 001

幸福 / 059

核桃里的房间 / 105

木屐 / 149

春天来了 / 183

后记：背阴处的风景 / 223

隔壁的女人

缝纫机不说谎。

它虽是机器，却比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女人更诚实，倾诉着女人的心事。

如往常一样，隔壁又传来了那声音。幸子无意偷听，本该加倍用力地踩动缝纫机踏板，缝纫机却只是故作配合，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像是被看透了内心，幸子不甘示弱一通猛踩。反正是借来的缝纫机，踩坏了也不心疼。她接的活是做女罩衫，一件一千二百日元。丈夫每个月都会拿回工资，孩子还没生，幸子本不必为柴

米油盐操心，但整天游手好闲说不过去，她也想多存点钱。幸子一边想着，一边留意身后墙壁那边的动静。

公寓是两室户的逼仄户型。客厅兼餐厅只有六个铺席大小，脚踩缝纫机的幸子后背抵着白墙，墙上挂着西洋名画，不用说是复制的。声音总是从这堵墙背后传来。

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声响，好像是玻璃器皿撞到墙上的声音，随后传来了男女争吵的声音。幸子的缝纫机不由得慢了下来。

“别开玩笑！”

“‘瞅准机会’是什么意思？”

“说谁呢？”

“信不信我杀了他！”

这是男人的声音。

“再乱来就滚！”

“没有第三个人！”

“干什么？放开我！”

女人的声音也越来越激昂。

两人似乎纠缠不下，女人的声音柔和了下来：

“当心玻璃！”

幸子从缝纫机边站起身，耳朵贴住墙壁。

“喂，当心玻璃，危险！”

“没关系。”

“早说了危险啦！”

“峰子……”

“阿信……”

峰子是住在隔壁房间的酒吧妈妈桑的名字，阿信是最近开始出入隔壁的青年男子，看起来像是工地的工头。他嗓门粗，沙哑的声音三天两头从隔壁传来，幸子一听就知道。

两人紊乱的鼻息变成了喘息，不久墙壁开始微微摇动。幸子的呼吸也随隔壁的喘息变得紊乱，令她感到莫名其妙。身体有点发热，不过这不是隔壁的影响，眼看就是夏天了。

不光如此，扭成奇怪的姿势，贴在墙壁上偷听隔壁动静的自己的身体，映照在缝纫机旁的穿衣镜里，令幸子自己也大吃

一惊。

幸子赶紧站直身体，把墙壁上的油画扶正。也许油画本来就是正的，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幸子抱着购物筐打开门，脚边赫然躺着一个装着垃圾的塑料袋。大概是隔壁的妈妈桑放在自己门前，被风吹了过来。幸子用指尖拎起垃圾袋，扔回隔壁门前。同样是垃圾，隔壁的垃圾似乎更污秽。

绿意所剩无几，街道上还能闻到绿叶的气息。比起沉闷的绿叶味道，幸子这时候更渴望闻到花香。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出了公寓就能闻到桂花香。曾几何时，周围带庭院的住户和空地一年比一年少，都变成了火柴盒般堆积起来的公寓。

幸子的公寓从西武池袋线大泉学园站出来步行五分钟就到。再偏一点，到三多摩一带，能找到更像样的住宅区，但丈夫集太郎说，上班时间超过一小时会很麻烦，不愿意搬，所以至今他们仍交着不菲的租金。丈夫所说的“麻烦”究竟是指工作上会拖

后腿，还是晚上出去交际不方便，幸子不太清楚。眼下，夫妻两人住在小公寓里，每个月的赤字由幸子的副业来填，倒也并无大碍。

幸子瞟了一眼肉铺，钻进鱼铺，买了一碟鲷鱼杂碎。鱼铺里并排放着两盘鲷鱼杂碎，她认真比较之后，选了一盘，请鱼铺老板包好。碰到年纪相仿的主妇带着两岁半上下的男孩，她摸摸男孩的头，笑着打招呼。如果当时生下来，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那时她准备等到年底领了奖金再辞职，办公室的空调太冷，最后竟流产了。她觉得，那次一定是个男孩，流产后好长一段时间，一看到男婴儿就心中作痛。

娘家的二老也说，三十岁前一定要生头胎。于是幸子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去了工作，过着“等待怀孕”的日子。

幸子目不斜视地走过书店和唱片店，进了蔬菜铺。她很少买书或是听唱片，丈夫集太郎也一样。

幸子拈起茼蒿和香菇，打开红色钱包的金属卡扣，取出折了两折的千元纸币。蔬菜铺墙上的镜子蒙着灰尘，映照出幸子面无

表情的脸。

也许是没有化妆，幸子才二十八岁，这张脸已经丧失了活力。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幸子的生活：丈夫并不丰厚的收入，日复一日煮饭烧菜，洗衣扫地，还有家庭副业。幸子自己时不时也会深深叹一口气。

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不幸。只是，此刻纸币上圣德太子的脸，在她看来十分刺眼。

减价特卖的厕纸，幸子买了一大堆。拎着厕纸爬上公寓的楼梯，隔壁的门开了，正好碰见那男人离开。

刚和峰子柔声告别，名叫阿信的男子转过头就沉下脸，跟幸子擦肩而过。

而那个峰子，正半开着门，目送男人离去。她的头发被汗水濡湿，贴在脸上。不化妆的时候，浅棕色的脸像半个病人，一旦打扮起来，就判若两人。她比幸子年长七八岁，慵懶的神态，甚至是眼角的皱纹，都比幸子看起来更媚态天成。

幸子没有打招呼，回到自己家里，继续自己的零工。

想找个人聊天的时候，缝纫机就是幸子的伙伴。她会对着缝纫机发火，也会对着缝纫机碎碎念。平静下来，她还会趴在缝纫机上打个盹。

半梦半醒之间，幸子又听见隔壁女人的声音。

“谷川岳在哪里？”

“在群馬县的上越国境。”

男人的声音回答道。

“那就是要上野乘上越线？”

“上野、尾久、赤羽、浦和、大宫、宫原、上尾、桶川、北本、鸿巢、吹上。”

男人的声音低沉浑厚。他报着一个个站名，仿佛在朗诵一首诗。这不是梦。声音是从墙壁后面，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的。

“行田、熊谷、笼原、深谷、冈部、本庄、神保原。”

男人的声音停下来。

不是平常那个男人，不是那个被唤作阿信的工头的粗嗓门，

这个声音更浑厚。幸子仿佛被这个声音引诱，站起身来。

“新町、仓贺野、高崎、井野、新前桥、群馬总社、八木原、涩川、敷岛、津久田、岩本、沼田、后闲、上牧、水上、汤桧曾、土合。”

男人念完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女人发出鸽子般的咯咯低笑，靠近男人。

“记的还真清楚啊。”

“去爬谷川，乘快车太可惜了，要在上野乘慢车，一点点靠近那座山。”

幸子的身体离墙壁越来越近。

“想到山越来越近，就算爬过多少遍，还是会像第一次那样心跳。在土合站下车，抬头看见山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脸红心跳。”

“真像个小男孩。”

峰子的声音里也听得出雀跃。

“那山很美吗？”

“山都很美。不管哪座山，从远处看都一样，但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却大不相同，还有远处山脚下平缓的原野。”

“好痒……”

“意想不到的地方藏着洼地。”

“不是说了嘛，好痒！”

“有光的地方，光照不到的地方，干燥的地方，潮湿的地方，都像是有自己的呼吸。”

幸子的手，不由得轻抚过自己贴着墙壁侧坐的身体。她的裙子翻卷起来，露出光腿。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在她的身体上描绘出光与影的地图。

男人的声音含混又温柔。

“早上起来，远处的山，看起来十分神圣。”

“白天呢？”

女人的鼻音更重了。

“看起来很雄伟。”

“晚上看呢？”

“凄厉，让人心生恐惧。”

女人轻笑起来。

墙壁开始轻轻晃动。

“再念一次刚才的站名吧，拜托了。”

“上野、尾久、赤羽、浦和、大宫、宫原、上尾、桶川、北本、
鸿巢、吹上、行田、熊谷、笼原、深谷。”

幸子的耳垂发热，呼吸困难，她甚至感觉有几分晕眩。

“冈部、本庄、神保原、新町、仓贺野、高崎、井野、新前桥、
群马总社、八木原、涩川、敷岛、津久田、岩本、沼田、后闲、
上牧、水上、汤浅曾、土合。”

幸子紧闭双眼。眼睑内侧一片绯红，她正向着山顶攀登。不久，终于爬上了顶峰，她全身脱力，像是死了一样，不能动弹。

夕照渐渐被夜色吞噬，公寓下面传来孩子们的喧闹声，幸子
仍旧靠在墙壁上。缝纫机上放着刚开始做的女罩衫，五点的钟声
敲响了。

开门的声音让幸子回过神来。

正做着浅梦的幸子站起身来，往走廊张望。

披着睡袍的峰子站在防火梯上，举起一只手，男人正准备离开。

那是个穿着皱巴巴雨衣的年轻男子。只能看见他的背影，看不见他的脸。他举起一只手挥动两三下，似是在回应峰子，却并不回头。那只手修长秀美，不像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手。

很明显，这是另一个男人。峰子久久伫立，目送男人的背影。也许是夜色的原因，比起送别阿信的时候，此刻的峰子看起来更妖艳动人。“那个，我帮你垫付的煤气费……”

幸子说不出口，默默站住，她觉得自己看上去寒酸无比。“输了”这两个字，浮现在她脑海。

“家里的水最好喝了。”

丈夫集太郎一回到家，一定会先喝一杯水。

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比起公司里的水，比起麻将房的水，比起一家接一家喝过的酒吧，家里的水更好喝。“可都是东京都

水管局的水”，幸子曾经不无讽刺地说。不过今天晚上幸子心不在焉，根本没有搭腔。

“我不是说过了嘛，我回来晚了，你就先吃。”

集太郎看着没有动过的晚餐，抱怨说。

“我可不是自己想，硬是被课长拉去的。”

他做出砌麻将牌的手势。

“一个人没法溜出来，会被说三味线¹嘛。”

“三味线，这个？”

幸子模仿着弹三味线的手势，丈夫惊讶于她的无知。

“真是什么都不懂。一边打麻将，肯定一边说说闲话啰。”

“啊，麻将啊。”

“这种时候，才能听见真心话。上班族可不光是朝九晚五。”

“又去麻将房了？”

“总不能带回家吧。薪水低，老婆都要搞副业。”

1 麻将用语中的“三味线”是使诈的意思。